

朱德发文集

朱德发 著

第七卷

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

- 五四文学初探
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
中国五四文学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
五四文学新论
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
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
朱德发序评集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
古今文学通论



朱德发文集

第七卷

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

朱德发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德发文集:全10册 / 朱德发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1
ISBN 978-7-209-07570-1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朱德发—文集 IV.
①I-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4326 号

责任编辑：李怀德

朱德发文集(第七卷)

朱德发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21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7570-1
定 价 498.00 元(共十卷)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调换。(0539)2925888



目 录

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

导言 现代中国文学的多维时空 003

文学史论之维

第一章 调整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010
第二章 新文学史：社会文化思潮与历史变革的双重叠影	022
第三章 个性主义：主体的弘扬与文学的重构	039
第四章 文学创作：构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核心价位	084
第五章 文学史研究：在困惑中突围和在探索中求新 (存目,见弁言一)	093

文学思潮之维

第六章 理性思潮：现代中国文学的多元理性精神	096
一、理性的本源涵义	097
二、理性的一般涵义	099
三、理性与非理性	106
四、理性精神的多样性	110
第七章 革命“赤潮”：左翼文学“英雄理念”的演绎与反思	126
一、革命文学的“英雄理念”	126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英雄”理念	136



三、“两结合”文艺主潮的“英雄理念”	146
四、革命文学“英雄理念”的反思与评判	152
第八章 理性精神：现代文学创作主体的思维范型	167
一、创作主体的基本思维模式	167
二、创作主体的求真艺术思维	176
三、创作主体的人本艺术思维	191
第九章 “两化并举”：现代中国40年代文学的总体特征	199
第十章 人本思潮：鲁迅“人国”思想的现代化意义	223

作家作品之维

第十一章 知识精英：“朱自清颂”(1898—1948)	238
第十二章 形象系列：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	263
一、茅盾小说“时代女性”的性格结构特征	263
二、章静论	272
三、孙舞阳论	284
第十三章 五四长篇：《一叶》的美学价值	292
第十四章 左翼经典：《上海屋檐下》的人物塑造	302
第十五章 红色文本：《暴风骤雨》的创作特色	316
后记	333

穿越現代文化

新思潮文庫

米舖大作

嘯

上卷
新思潮文庫



导言 现代中国文学的多维时空

“现代中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两个内涵与外延不同的学科范畴。前者在学界曾有人提出，但作为一个学科范畴正式命名并对其做出较系统界说的却是拙作《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①。从时空来说，“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指涉的是1917年至1949年这个历史区间的中国新文学，也是从时间维度、社会层面所认定的中国现代性文学。然而，研究实践或教学实践却反复证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特定学科的局限性则必须冲破，而且已经冲破。确有不少研究者，力图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或“百年中国文学”取而代之，不过这样做，谈何容易。这不仅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法定的已纳入教育体制的人文学科，不仅因为经过几代学者的精心打造已使“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形成一套独特的思维模式、研究规范和学术话语，不仅因为该学科的臻于“成熟”已与众多学人的荣辱得失甚至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因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或“百年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范畴，既存有时空的局限又有内涵的局限，随之现代中国文学的持续发展和延伸，这种局限性则越来越明显。我认为，“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范畴，它是建立在“现代中国”国家观念之上，其理论根据与史实根据我在《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①一文已做了阐述；尽管任何人文学科的界定都不可能无懈可击，疏漏在所难免，不过相比较而言，“现代中国文学”作为新学科范畴其优长至少有二：

其一，“上可封顶下不封底”。即“现代中国文学”的开端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同时起步的，应追溯到甲午之战与戊戌变法。彼时中国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向现代转型的征兆，昭示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开始。从此，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仅仅是最简单形式中的“工业文明的缩略

^①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语”^①,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却充满了各种悖论,错综交叉的冲突呈于内在与外在互见的态势中,使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显得异常艰难、曲折而漫长,即使到了21世纪的当下中国社会现代化所达到的深广度也不能估计过高。如果说古代中国历史在时空维度上已构成了长度、宽度和厚度相当均衡的完整形态,那么现代中国跨进现代化征程截止到目前只能算作不健全的进行态,故而“上可封顶”即与古代衔接,“下不封底”即现代化来日方长,致使中国现代化的景观与前程在全球化潮流的澎湃腾跃中时而光彩耀目时而扑朔迷离。现代化的王国从根本上是自由的王国,文化的王国从根本上是灵魂的王国,文学的王国从根本上是情感的王国。因此,伴随着中国社会形态遵循着不同现代性方案探寻并实现现代化这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历史过程,必然地内在地在文化上出现了思想风貌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的灵魂王国,在文学上生成了审美色调异彩纷呈的情感王国;而且这诸多的个人的或公共的文化的或文学王国都是“在物质和精神给定的生存实体中的表现和释放”^②,它们特定的形式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框架,且在以主动的姿态参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各司其职又完善自身。这样,以现代国家观念建构的“现代中国文学”学科在形态上便收编了以往用近代、现代、当代对现代中国文学完整系统的机械的人为的分割,在内涵上溶解整合了异质同构的社会意识、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致使此学科既具有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严密的完整性又具有相当长度的历史延展性。

其二,多元并存,平等相待。“现代中国文学”是在21世纪之始的欲望驱使下所进行的体系性建构的设计,作为一个人文学科,从横向看它涵纳了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多种系统多种样态的文学,从纵向看肇始于晚清文学变革而下限则是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步伐向前延伸。这样一个巨大的纵横交错的多元多维的文学时空,虽然并不是个和谐共处的文学世界,不同文学系统不同文学样态之间充满了矛盾,文学系统和文学样态本身也充满了冲突,但是它们却并存于现代中国这个宏阔而深邃的生态环境之中,既以中外文学又以古今文化作为其价值坐标和思想资源,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尚且与古今中外文学存有广泛的联系,就是通俗文学、台港文学、传统体式文学甚至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 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第69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② 《马尔库塞文集》,第131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学的生成演变也是以古今中外文化作为源头活水的。黑格尔曾说过：“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哲学就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①从特定意义上说，现代中国文学是一门审美文化哲学，也具有“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文学时空。“每个具有历史方位的社会都把时空关系编成密码，输入其制度、机构、习惯和实践。”^②现代中国虽然经历了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始终处在动荡、变革、调整、转型的不稳定状态，但它却是“具有历史方位的社会”，并“把时空关系编成密码”，不只是输入国家“制度、机构、习惯和实践”，而且也输入进“现代中国文学”这座宝库，构成了多维度多层次的丰富多彩而又深邃幽远的审美文化时空。但是作为研究主体穿越现代中国文学时空，面对每个维度或层面的文学却要平等相待，即把各种形态的文学或各个维面的文学纳入研究视野都要以统一的价值尺度予以评说和解读，不要喜“新”厌“旧”，也不要厚此薄彼，持一种公正公平的立场为宜。

我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多维时空中穿越、勘探了三十载（见本书第五章），有所发现有所收获，也有所曲折有所失误，但从未停止穿越求索的脚步，即使到了花甲之年其内心的学术激情仍在驱动我前行。我亦有自知自明，在有限的人生中不可能把“现代中国文学”多维时空穿越完，更不可能勘探透；而且我的发现和收获物化成各种文本出版后，究竟能产生多大社会效应，我也是心存疑虑和不安的。本书对“现代中国文学”多维时空的探索，并不完全是过去步履的叠印或重蹈，而是有所拓展、深化、开辟、填补的，以三大维度十五章组成专著的逻辑结构，维与维、章与章之间既有意义的递进性又有逻辑的相关性，以“现代化与民族化并举”的价值观念将全书内在地联结成一个求新务实的学术话语系统。下面把穿越“现代中国文学”时空三大维度的新发现并形成的学术创新点和知识增长点的大致思路与逻辑程序，加以简述：

“文学史论之维”五章，首章以“现代国家观念”构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论述了学科意识的基本内涵、功能特点和主要优长；接下的四章着重以开放的文学史理念从不同的维度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客体结构进行富有深度的探索，并以主体的独特理解和宏观把握进行历史的审美的叙述，既开掘出社会文化意识与历史变革互动关系在文学史生成过程中镌刻下的或隐或显、错综交织的双重叠影，又揭示出个人主义内化为创作主体意识对于重构现代中国文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 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第13页。



学史形态的独特功能和内在规律。如果说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应是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的三位一体的互为作用相辅相成,那么其中的文学创作形态则是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关键之维,尤其全景式文学史的叙写离开各种样态的审美文本就等于抽空了或割掉了文学史的血和肉。对于研究主体来说,穿越现代中国文学的多维时空,不只要有“在困惑中突围”的清醒理智和坚忍精神,还要有“在探索中求新”的敏锐感悟和创新意识,文学史写作既需要群体的集思广益更需要个人的勇力才识,敢于在体制的控制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起个人化的文学史论的话语系统,这正是笔者三十载孜孜以求的。

“文学思潮之维”五章,主要不是着眼于与文学创作形态同质同构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的探究,而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选取多种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生成与演化过程紧密相关且研究薄弱的文化思潮进行重点的突破性发掘,以填补现代中国文学多维时空穿越和透析的空白点或疏漏点。理性思潮由西方传入又与传统理性在现代中国文学营造实践中相冲突相融合,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流贯的以人为本位的多元理性精神,它既是现代中国文学之魂又是文学史结构的重要线索,既形成了现代文学创作主体的基本思维范型,又内化为创作主体的求真的人本的具体艺术思维,对此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应是开创性的文学思想增值。如果说理性思潮属于精英文化思潮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探讨,那么政治文化思潮之于现代中国文学是属于主流意识形态与现代中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关系的研究。尽管对后者的研究是老话题,但欲将老话题转化为新话题,掘出新意蕴做出新判断,则取决于研究主体能否以新视野、新观念、新思维去重新体悟重新诠释,纳入真正的学理性研究规范。对此笔者选取了革命政治思潮中的重要范畴“英雄理念”进行了逻辑梳理与深入反思。理性思潮或政治思潮渗透并作用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进程,都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并举传统或两化互动规律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有的研究者对于40年代处于战争状态的现代中国文学是否存在“两化并举”传统或规律却持疑虑态度,至于鲁迅建立于现代人本哲学上的“人国”思想仅仅是乌托邦还是对于建构现代化中国仍具现实意义也存疑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研究既提升到哲学高度又重视学理上的创新。

“作家作品之维”五章,着眼于现代中国文学多维时空的微观透视,注目在个体作家或不同文本的解读上。它们既是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关键之维,又



是文学思潮的重要载体,也是创作主体思维结出的硕果,总之是上述两维的主体承担者或物化的审美文本。不论为作家立传、对文本人物剖析或者论述文本的审美价值或创作特色,都是笔者早期穿越现代中国文学多维时空的探幽析微的独特体认和把握,或深或浅地存留着勘探者的原初的印痕,是本专著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草于 2004.4.22)



朱
德
发
文
集

文学史论之维



第一章 调整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观念受到全面挑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六十年”等学科设计相继出台，并在研究与写作实践中得到运用，预示着新的文学史学科意识必将取代“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规范。

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是一个最开放最活跃的学科，动态性、嬗变性是它的生命活力所在。这不仅因为这个学科带有元话语性质，它的勘探与阐释的空间巨大而深邃，为见仁见智的一代代研究和书写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而且也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如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一样是个漫长复杂的 process，现代化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都会在我们国家多民族的文学样态中或隐或现地反映出来，过去的文学形态是这样，现在和未来的文学形态更是这样。这就要求文学史学科意识的建立与文学史观念的形成永远不能停留在一种理念上和一种认识上，务必从激活凝冻化的文学史实出发，从发现当下动态化的文学实际入手，采取人类文学发展的宏阔哲学文化视野，重审重读重估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文学演变史，不断调整学科意识与文学史观念。这种学术取向与动势，充分体现在世纪之交的重建文学史学科意识的言说里和重写文学史的行为中。对上述三种突破已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模式与文学史观念的构想和设计，我们不仅认同和赞赏，也曾付诸理论研究和书写实践。不过从比较中我们认识到，欲要弘扬三种重建“新学科”在理念与实践上的优长并克服其局限，我们更赞成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并认为它比其他学科构想在当下更具合理性、合法性、开放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概念，虽然它们在内涵与外延上有相通之处，甚至有某些同质同构性，但是前者的观照视角、对象范围、史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格局等却发生了变异，使这个新学科具





有了自身的独特性。“现代中国”和“中国现代”不仅仅是语序上的颠倒，它们是从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价位来判定“文学史”。后者主要指涉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着重凸现其现代性，即中国现代型的文学史或曰中国新文学史，那些非现代性或非“新”的文学并不包括在内；前者不是着眼于“现代文学”，只规范现代性的文学，而首先放眼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现代中国”是与“古代中国”相对应的，是从“现代中国”的大视野来审视文学，即凡是“现代中国”历史时期生成的文学都是研究的对象，不管是否具有现代性也不管是哪个民族的文学，只要属于“现代中国”这个大家庭的文学都应平等对待、合理排位。这里必须弄清“现代中国”的起讫时间。所谓“现代中国”即现代化之中国，它有别于古代化之中国，而现代化之中国是个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正如梁启超在上个世纪之交写的《过渡时代论》所指出的：“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①如果说梁启超所论的是中国现代化的过渡时代，不仅这个过渡时代的各种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而且中国步入现代化的时代也应该从晚清算起。恩格斯曾说：“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②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确有了初步发展，为以康梁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奠定了经济基础；而变法维新派则通过学会、学校、报刊等机构把知识分子组织引入政治运动之中，使其思想接受西方意识，又通过这些机构或工具使知识分子政治化，“他们的宣传组织活动所起的影响，超越了他们自己的意愿，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作了准备。”^③所谓政治的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尤

^①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5页，三联出版社1978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88~29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第6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其是那些渴望推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政府，正在制定和贯彻加快社会制度和经济改革的政策，要求他的全体国民同心协力实现这种社会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构成障碍和危险的不是具有改革倾向的现代人，而恰恰是那些固守传统、对社会改革采取敌视和抗拒态度的人。”^①以康梁为代表的革新派所推行的维新变法虽然在顽固守旧派的镇压下失败了，但是一场维新运动却将中国推上了现代化道路。这是因为“维新派发动的变法，基本上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主张要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改革”，^②将中国现代化运动推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晚清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向着现代化转型，这已被历史实践和思想逻辑所证明，与此相伴随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戏剧改良”及白话运动等文学的全面改革，也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河。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现代中国”应以甲午之战后的维新变法运动作为起点，中经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历史时期，但这都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也是“现代中国”日趋进步、日臻完善的演变过程。“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现代国家观念的基础之上，它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意识主要从文学本体的现代性来立论的，即使它与外在社会形态相联系，也仅仅限于新民主主义，缺乏一个宏大的时空交叉的现代国家观念。

以“现代中国”观念构建的史学眼光，是以现代多民族多区域的主权国家概念来规范和划分现代中国文学的，试图建构一个肇始于晚清的“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文学史学科。凡是现代中国历史生成的文学现象、文学形态以及倡导的文学变革运动和创造各种体式文本的作家等，都应该纳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对象范围。若是编纂现代中国文学通史，也就是全景式的文学史，在这个母体系统里到底应包括哪些文学子系统？首先要指明的，凡是生成于现代中国的文学并不都是现代性新文学，而现代性的新文学决不能涵盖现代中国所有样态的文学，虽然这是众人皆晓的常识性的道理，但在研究和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过程中，“新文学就是现代中国文学”却是个化不开的“情结”，这一思维定势突不破就难以确立“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也难以承认现代中国文学是个多元并存共生的文学系统。只有消解了“中国现代文学就是现代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新文学便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强迫观念，才能真正从理论到实践

①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人的现代化》，第6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葛洪泽：《近代化理想的探索》，第8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